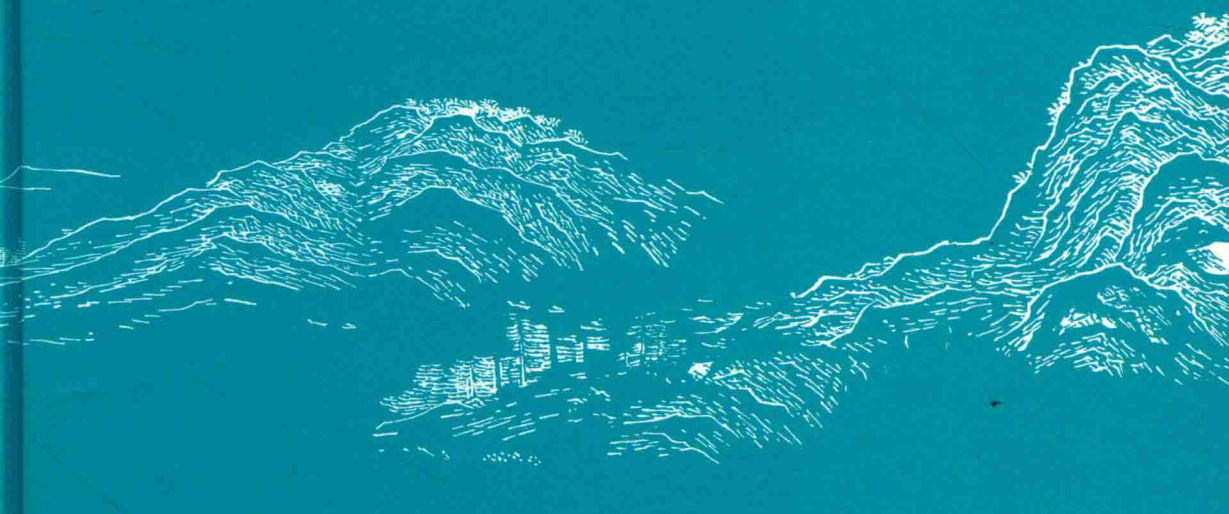


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



传承与创新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论文集

◎ 王友胜 刘奇玉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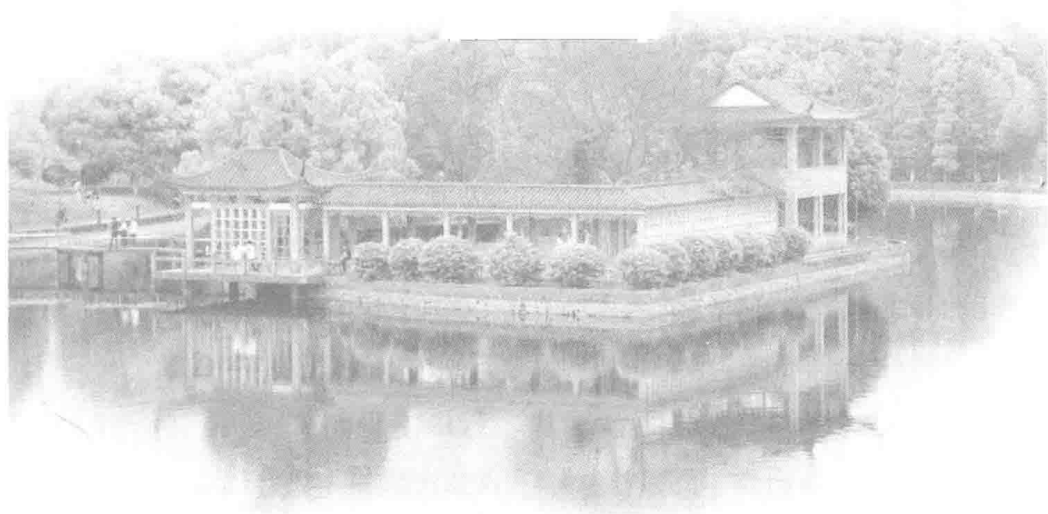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传承与创新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论文集

◎主编：王友胜 刘奇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承与创新: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论文集 / 王友胜, 刘奇玉主编.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693-0970-6

I. ①传…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I206.2-53 ②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6086 号

书 名 传承与创新: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论文集
主 编 王友胜 刘奇玉
责任编辑 贺彦峰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4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3-0970-6
定 价 9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2004 年批准成立。基地设有学术委员会，有专用资料室兼会议室，有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社会文化学等三个研究方向。其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所依托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曾为湖南省重点学科，现为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点授权培育学科。除镇守已有研究领域外，基地成员未来十年拟在历代湖湘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湖南地方戏曲史料收集与整理、湖南省内传统农耕文化遗产普查与发掘等几方面精耕细作，彰显特色。

前言

时光如流水，一眨眼的功夫，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已经成立14周年，进入少年时期。2004年，湖南省教育厅拟在人文社科类省“十五”重点学科中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2002年被增补为省重点学科，是当时学校唯一有资格申报的学科。可不巧的是，陶敏、李一飞、肖延恕等老教授已于当年年初退休，中青年教师中，孙海洋教授已经调往湖南大学，正高职称除一位正在评审、尚未行文的教师以外，就只剩下了我这个“光杆司令”。学校分管科研的冯涛副校长要求我举全院之力，积极申报，只能成功，因为学校当时文科类省级科研平台十分稀缺。整合学院优质资源，凝练研究方向，组建一支跨学科的群体科研团队，去与省内那些老牌大学竞争，谈何容易？过多注重教师的学科归属，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力量明显单薄，资源整合的幅度太大，又会有队伍庞杂，缺乏主题之嫌。新成立不久的人文学院由原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历史系两支队伍组成，合并融合工作才刚刚开始，主要行政负责人已向学校递呈辞职报告，一时群龙无首。我虽是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但在图书馆任职，行政编制不在学院，要动用院内其他学科人力资源，似有诸多不便。正当我心急火燎的时候，校党委书记肖国安教授找我谈话，亲自带我到人文学院，召开班子成员会议，宣布由我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申报事宜。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后来的申报工作变得顺利而有成效。

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扩大，旨在增加学术增长点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日渐受到学界欢迎。基于这一学术背景，结合学院教师当时的科研实际，我

提出以中国古代文学教研人员为基础,整合文学与人类学、古代社会文化两个研究方向的教师队伍,组建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鼓励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人类学、古代社会文化等三个研究方向,分别由我与杨昌国、杨鹏程两位教授任方向负责人。我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学院班子成员的同意与支持,申报材料整理、申报书填写与多媒体汇报提纲的准备工作也得到了相关教师的积极配合。尤其令我感佩,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教育厅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宾馆召开的现场答辩会上,肖书记拨冗亲临会场,会议规定带队领导不准进入答辩现场,他就以普通陪同人员身份参加,甚至还“越俎代庖”,帮助我回答评审专家的部分问题,让我信心倍增、胆气十足。这是省教育厅首次在普通高校设置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校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全省四个立项重点建设的社科研究基地之一。

基地挂靠人文学院,业务上归属学校社会科学处管理,办公场地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目前有近八十平方米的专用资料室兼会议室一间。基地没有独立科研编制,设兼职科研秘书1名,成员来自中文、历史两系相关学科教师,是个十足的“业余球队”。杨昌国、刘奇玉两位教授先后担任基地主任,具体负责基地的建设工作,我则一直忝列“首席专家”一职。基地成立有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蒋冀骋教授、湘潭大学副校长王继平教授先后担任主任委员。省教育厅每年划拨建设经费,还单列基地开放项目,用于资助基地教师的科研工作。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员先后获此类开放项目18项,科研经费多达80余万元。

近年来,基地成员围绕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人类学、古代社会文化等三个研究方向,立足中国文学与古代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研究,以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研究为特色,以服务于经济社会为导向,针对楚辞与汉赋、经典作家作品及诗歌总集接受与传播、唐宋交通及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明清小说与地方剧种、明清诗学、少数民族服饰与舞蹈文化、文学人类学、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以及旨在弘扬地方文化的湖南历代流寓文学与乡土文学研究、湖南地方戏曲史料整理与研究、湖南省内传统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湖南灾荒与文学关系研究等多个内

前 言

容相对稳定、特色比较鲜明的研究领域，形成科研团队，产生了系列学术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

为了展示基地成员的科研成果，加强与学术界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编辑了《传承与创新——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论文集》，交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所收录论文的作者均为基地成员或基地成员所指导过的研究生，人各一篇，凡30篇，其中教师论文22篇、研究生论文8篇。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先后编辑《中国古代文学论丛》《亦鸣集》两本学科论文集，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亦曾编辑《嚶鸣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收录有研究生论文，师生同台共作，尚属首次尝试，薪火相传，书名“传承与创新”，其意或即在此。所收论文除少数为新作外，绝大多数已经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在编排上，按论文研究的内容，厘为“古代近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古代社会文化研究”四辑，以利读者省览。我们学术水平有限，论文闻见不周，思虑未遍的情况时或有之，敬祈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基地主任刘奇玉教授在论文集编辑过程中布局谋篇、精心策划，基地科研秘书胡铁强副教授也做过一些组稿、统稿的具体工作，其余杂役由我代劳。

是为记。

王友胜

2018年6月30日

目 录

前言·····	王友胜
---------	-----

第一辑 古代近代诗歌研究

古诗地名的四个层级·····	李德辉	2
《九歌·东皇太一》祀主考辨·····	吴广平	10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彭安湘	24
杜甫《哀王孙》诗之“朔方健儿”二句考释·····	吴春秋	39
柳宗元《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对屈原《橘颂》的承续·····	舒 沂	53
论高启对杜诗的吸收·····	李鸿渊	61
王世贞晚年“格调”的深化与坚守·····	鲁 茜	73
论清代江南女性诗的风云气·····	何 湘	89
齐白石“薛蟠体”再议·····	王友胜	103

第二辑 古代戏曲研究

新论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历史分期·····	王奕祯	118
襁虫习俗与中国戏曲的生存和发展·····	李跃忠	131
《玉簪记》创作探考·····	张晓燕	143
程砚秋版《六月雪》与关汉卿《窦娥冤》之比较研究·····	诸葛元元	152
晚明以来女性文人戏曲作家群考论·····	刘奇玉 郭浩	162
如梦似影写本我——从《红楼梦影》中看史湘云背后的顾太清·····	谭凤姣 刘奇玉	175

第三辑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视域融合的向度——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李胜清	184
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彭在钦	194
范式转换与批评史学科重构——试探以关键词为纲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胡红梅	205
中国文学中的怀旧情结及其价值评判·····	胡铁强	217
民族文学的三个伪命题·····	潘年英	223
情欲与创作的对话——论林白小说的身体诗学·····	胡志明 王 琦	230
世俗与诗意的融合——池莉小说初探·····	丁俐丽	240

第四辑 古代社会文化研究

论作为宗教的儒家慎独之学·····	张晚林	248
古代君主自谦辞流变考证——以诏令为考察对象·····	徐 红	265
近代汉语中“姑娘”一词的历时考察·····	聂志军 杨绪丽	276
宋代湖南地区的茶业经济研究·····	周方高	287
湖南民间农占文献《娄景书》初识·····	廖君湘	302
论晚清湘潭县官绅关系与义仓的兴衰·····	胡忆红	323
乡村丧葬习俗中的舅族威权——以浏阳市社港镇丧葬仪式的观察为例·····	王植槐	334
罗敦伟的农村经济统制思想述评·····	唐 潮	346

第一輯

古代近代诗歌研究



古诗地名的四个层级

李德辉^①

摘 要：古诗地名按照文学性强弱，分为历史地名、文学地名、地名意象、地面原型四个层级。第一个为写实层面，不加改换。第二层级是地名而改用文学方式表达。第三层级是地名而带抒情特点，具有写意功能。第四层级是地名原型，由地名意象脱化而来，有经典语汇性质，包含不同原义的新意思。

关键词：古诗；地名；层级

古诗中有很多地名，并不都在同一个层级，按照文学性强弱，有历史地名、文学地名、地名意象、地面原型四个层级。第一个为写实层面，特点是使用历史地名，不加改换。第二层级是文学地名，特点是地名而改用文学方式表达，不再那么专名化，易于感受。第三层级是地名意象，特点是地名而带抒情特点，具有写意功能。第四层级是地名原型，由地名意象脱化而来，如以巫山指代情爱，以汉皋指男女赠答，以陇首喻游子远游之类，都有经典语汇性质，包含不同原义的新意思，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文学地名。下面即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历史地名的文学化

这里先谈最基础的第一、二层级——历史地名及其文学化。历史地名即史上实有、史籍中常见的地名。这类地名，属于古诗中最基础的写实层面，其作用是交

① 李德辉(1965—)，男，湖南汨罗人，2001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代诗歌的写作场地，说明诗歌创作和地域的关系。进入文学作品以后，此类地名部分原样照搬，部分则经作者改造，被文学化。其文学化往往遵循三条基本路径：一是不全用实名而稍加改造，但仍以地名为中心词，如称某驿为孤驿、称某馆为孤馆。这么做舍弃个别，突出一般，可以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二是改用代称，不用实名。如称越州为会稽、称镇江为京口之类。这种情况，稍具史地常识的都知道，没有的看看注本也可知一二，无需特别说明。三是地名前加形容词，这个也容易理解。这里主要谈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第一种情况。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以唐宋诗词中的旅馆为例。在这些诗词中，历史地名的文学化表现突出。一般做法是诗题中使用历史地名，而到诗中则改为文学化表达，使用代称。如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标题载明此诗作于石头驿，诗句却说它是座旅馆，这表面上看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标题是交代地名的，必须如实道来，读者才能明白地理方位。正文以抒写羁思为主，讲求抒情含蓄，忌讳言事直露，故做这种处理，以与所写之情合拍。又如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也是诗题中标出驿名，而诗中则径称旅馆。我们知道，古代驿站都是官营的，旅馆则是私营的，为何称官驿为旅馆？这里就有个语体色彩和使用规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称驿馆而举其正名，只有在史地文献中才会如此，这是因为史地文献以真实性为首要要求，所记必须合实，否则就失去了应有价值，不能取信于人。而诗题也是交代写作背景的，担负有说明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人地关系的任务，也不能用代称、简称或泛称，而须如实记载驿馆真名。而作品中则不必如此，因为诗题既已如实道来，诗句中就须换一套写法。这么做，一则可以避免用词重复，二则文学作品中如果事事处处如实照搬，那也就混淆了历史地名和文学地名的界限。而且，具有实感的词语过多，也会妨碍读者的审美接受。大量人名地名的罗列，等于在作品和读者间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成为名作。诗者抒情之物，写景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审美出发，诗词地名往往化实为虚，转直为曲，意内言外。前面所举唐人馆驿诗便有这样的特点，普通的地名也经过了有意的渲染，被文学化，以较虚、较曲的体性进入文学作品。历史地名入诗以后，由于有意略去了具体地点，

只保留下表明事物性质类别的关键词,这样,作者的写作背景就被淡化,而情感则被强化。写作背景总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需要具体的材料说明。而且即使交代清楚了,也不见得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而文学意象却不必如此,只要适当提炼,加以形象化塑造,读者就能理解。所以,多数偏于抒情的篇章,地理因素都被淡化。这样,它就由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实名变成作品中具有通性的审美意象,不同的读者都可越过具体的生活背景和地理障碍,找到生活和情感上的契合点。比如李白的《送友人》一诗,诗中的青山、北郭、白水、东城,原来都是生活中的实名,各有地理要素,但其中具体的地名信息都被诗人有意略去,只保留具有形象性的部分。这么做,更有利于表达作者和友人的情谊,并且,意象化的地名在诗中还和下面的浮云、游子互为映衬,形象性和感人度更强。唐人送别诗中的名篇,多数采用这种写法,道理也就在此。

二、文学地名的经典化

再说文学地名的经典化。文学地名要转化为经典语汇,首先就必须是脱离了实际的地理空间,不再是一个具有实感的地名,而须是一个文学意象,具有“立象见意”的表达效果,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读后能生思古之幽思。其次,必须经过名家创造,有一批名作为支撑,为大家所熟悉。古诗中常见的长安、阳关、碣石、潇湘、青冢、黑山等,就都是这样的经典语汇,早已超出原意,转化为地名意象,地名在诗中已不是最重要的,意象及其蕴含才是个中关键。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拟以古诗中常见的潇湘一词为例来做说明。

《全唐诗》中有许多关于潇湘的诗句,具有丰富含义。从用例来看,潇湘显然是一个经典化的文学地名。其经典化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有悠久的地域文学传统做引导。这是因为地名毕竟以地理为要素,重要的文学地名背后都有地域文学传统做支撑,地域文学传统对文学创作有决定性影响,在地名使用中起支配作用。一方面,这种传统可以赋予地域文学以特定的题材、主题和内涵、气质;另一方面,也只有文化传统才能赋予文学家以历史地理的想象力,写出来的作品也才能有根可依。这意味着所写地域须是在文化上有故事、地名上有来历的,不能全无依凭,一空往古,仅是个地理实名。唐诗中的

潇湘就是如此。湖南的地域文化传统，主要有舜帝南游潇湘不返、二妃从之死于湘中、洞庭为张乐之地，下有神仙洞府等几个。这些原来都是民间传说，但经文人题咏，已经构成这里的主要文化传统。到过湖南的，当然不能离开这个而另写一套。没有到过湖南的，其关于湖南的知识多数也是源于此。正是这些词语赋予湖南以远离中原、偏僻落后、楚乡蛮境、土地卑湿、民风强悍、神奇封闭的集体印象，评价不是偏于负面就是流于想象。而且在唐代，湖南因是士大夫谪放的重地，故这些传统还和湖南贬谪文化合流。迁客骚人贬官岭南、南迁湘中的，常将潇湘和湘水、屈贾等合用，以遣悲怀。以上所述对于唐人的湖南书写起着规定作用。在多数唐人笔下，湖南不是冤魂不散的士子贬死之乡、天涯流落之地，就是神女盘旋的怪异之区，人物不是文士就是女子，主题不是迁谪流离就是男女恋慕，大体的叙事抒情框架都已被文学传统给前定了，后代作家并不能轻易改变，而只能为此传统所制约，可见传统对于地名意象生成的关键作用。

其次，要有经典作家的天才创造，要有一批名篇佳作做支撑、为示范，让这些原来并不普遍的个性化用法为读者所接受，变成文人墨客赋诗感怀的基本语汇，而不是某书里面的冷僻典故，仅为少数博雅人士所熟悉。只有这样，历史地名才有可能转化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地名意象。潇湘就是如此。此词汉魏间还是个普通地名，指湖南南部。经过南北朝和唐代多位名家的创造，到宋代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经典。和六朝隋唐诗歌创作形式的时代特征相适应，这时的艺术化手段主要是借助拟乐府的体式，通过依傍前人作品来展开想象。乐府诗的创作本来就带有专题性质，各有本事，各有拟作，各有语汇，加以模仿，容易上手。就这样，通过模拟前代乐府，潇湘一词得以顺当地走上经典化道路。先唐古乐府和唐人拟乐府中，多有《湘妃》《湘妃怨》《湘妃列女操》《湘夫人》之类曲辞，并形成了帝子、南巡、秋风、婵娟、荒山、古庙、愁云、日暮等意象群，组构成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主要用来抒发悲怨、思恋之情，大率以清怨悲苦为氛围，以凄凉怨慕为基调。李贺《湘妃》甚至说：“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将清湘和巫山两大题材交织，神女和湘妃都被视为蛮娘，不同地域的文学传统开始交叠，波澜又添一层，文学地名的使用问题，因此更加复杂化。

话说回来,文学地名和地名意象虽有联系,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再文学化的地名仍然是一个地名,带有专名性质,含义确定,并不能借此喻彼,移指他事。像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尽管在诗中都将官驿改称旅馆,但由于诗题载明了写作地点,所以仍是指作者旅宿的那个驿馆,不是象征或泛称,只是从鉴赏角度而言,看起来像个意象,其实和意象还不是一事。又如韦抗《广陵送别宋员外佐越郑舍人还京》:“朱绂临秦望,皇华赴洛桥。文章南渡越,书奏北归朝。树入江云尽,城衔海月遥。秋风将客思,川上晚萧萧。”诗中的秦望、洛桥、越、朝也都不是泛指,而是专名,只不过是通过对偶句出现,增强了它的文学性。作者通过对时空的挤压来组构雄浑深远的境界,表达送别两位友人的双重主题,地名都经过了浓缩,以适应律诗对语言的精约化要求。尽管那些地名带有审美特征,但仍不是文学意象,因为它们毕竟只是对地名的简称,不具有意象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不能像意象那样表达作者特定的感情,读后也不能唤起审美的想象,读者据此不能触摸到作家情感的脉络。而地名意象则不然,它能将实际地名转化为文学意象,将地名义转变为象征义,不再指向某个具体地点,多属泛指,作为对某个地域的通称或统称而存在。如李益《春夜闻笛》:“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作此诗时,作者正贬居淮北,不在湖南,渴望摆脱迁谪,回到故乡,所以借洞庭和归雁表达迁客思乡的主题,此处洞庭和归雁用的都是象征义。

第二,创作手段也不一样。文学地名通常使用代称、简称、古称等手段,或是省称之前加上一个抒情词汇,呈现“定语+中心词”的结构。这样的地名虽经简化,延续了作品的时空,但依然是个实名。如李白《灞陵行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六句就有四个地名,其中灞陵亭和灞水都是实名,所不同者,地名都经过了精约化。现实生活中的灞桥驿被改称为灞陵亭,带有古味。下面的古道亦非泛指,而是指连接长安、洛阳的两京驿道,只因“路歧”和“王粲南登”两个文学表述才减轻了它的地名意味。又如温庭筠《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

回塘。”后面六句各有一个地名，尽管都经过了作者的简化，但仍然不能移指其他，只能是诗题中所记的商山路上的茅草店、板桥路、商山道、商於驿。杜陵和回塘也是作者老家的地名，不是泛指。而地名意象则不然，它是经过名家的艺术创造而别生新意，其基本义是泛指，不是专指，主要借助比兴象征手段，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地名的外表下面，凝聚了作者的意念。如刘禹锡《潇湘词二曲》其二：“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琴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借湘妃、斑竹抒发作者本人被贬朗州的怨郁。潇湘深夜、月明听瑟不过是作者心情的形象化写照。潇湘在这里并不是指清深的湘水或是湖南南部，而是想要借此强调：湖南为文人冤死之地，自己贬官在此很不幸，用的是象征法，取的是比喻义。这里潇湘一词主要对作品的悲怨情境起规定作用，能够确定大体的地理空间范围，使作者读后能够明白作者当时身处南国，谪居遐荒，此外别无他用。

三、从地名意象到地名原型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地名意象还带有地名原型特点，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具有朦胧多义性，可以通过作家的主观创造，具象化为不同的情境、观念和情感，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事物或意思，在创作中发生含义的新变，可以视为地名类文学原型。这样的词古诗中并不多见，但是含义丰富，功能强大，值得注意。古诗中的潇湘就是如此，它是很多古人关于湖南的理念的本源。魏晋唐宋间经过文人的不断发挥和阐释，潇湘由一个带文采的普通地名升级为文学原型，获得了新生命，产生出新意思。这些意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组名作。一组以潇湘为中心，名作有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钱起《归雁》、温庭筠《瑶瑟怨》等，均系根据乐声和古诗想象，是高度艺术化的产物。一组以三湘为中心，主要有宋之问《晚泊湘江》、卢纶《晚次鄂州》、王建《江南三台》等。上述诗中潇湘一词具有以下象征义。

一是南方极远之地。古代四方都有极远之地，代表性的有东方的蓬莱、方丈、瀛洲，西方的昆仑、弱水、玉山、玄圃，南方的潇湘、洞庭，北方的黑水、碣石。其中潇湘因是湖南地名，而湖南又在中原正南，可以代表南方，因此在古诗词中一直作为南方远地而存在，并和远在东北的碣石对举，以见地域之偏远。《水经

注》卷三八《湘水》：“湘水又北径黄陵亭西……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者，水清深也。《湘中记》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擣菹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纳潇湘之名矣，故民为立祠于水侧焉。”据此，则潇湘原指清深的湘水，和清湘同义，后人用此词来指代湖南，不复顾及其原义。如卢照邻《明月引》：“荆南兮赵北，碣石兮潇湘。澄清规于万里，照离思于千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都以潇湘抒写佳人怨思。此外，潇湘作为一个审美化的地理实体，也给人留下别具一格的地理空间感，尽管没有长宽高、声光色那样的物理空间感，但是因为远在南国，风景秀丽，环境闭锁，依然给人以别样的生活场景之感^①，宛然一个中古抒情文学的独特空间，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二是江湖隐逸之所。这也是取潇湘远离京城之意而成立的，寓意在于潇湘远在湘南，中州士人所不至，只在想象之中，不是一个处所，环境隔绝，是士人避难栖身之所。所以从魏晋起，潇湘既被想象为士大夫的隐逸之地，寄托了士人对于朝廷庙堂之外的另一方天地的期待，在此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潇湘入画入诗入乐，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诗文方面，最早的是《湘君》《湘夫人》，此后有刘向《古列女传》、张衡《思立赋》等。魏初曹植率先将舜帝和二妃的传说写进《杂诗六首》其五和《洛神赋》，将南湘汉滨、二妃游女相提并论，以潇湘代表南国，二妃象征才子，已属泛咏。此后阮籍诗、左九嫔、庾阐《虞舜二妃赞》，不断吟咏，至此，潇湘逐渐成为文人抒情的常用词，常被用来摹写闺情，或指代隐居遁世之意。绘画方面，早在唐代，画家刘某就绘有《三湘图》，见郎士元《题刘相公三湘图》，诗中所绘就是一个鱼鸟盘旋，宜于幽居的隐逸之地。另外，《宣和画谱》卷六有唐人韩滉《潇湘逢故人图》，可见至迟在中唐，潇湘已被诗意化为文人画境。宋代绘画史上更是集群式出现，记载多达二十多处，画家黄筌、宋迪、董元各有潇湘八景图，可见影响之大。

三是思妇念远之地。其义起于《九歌·湘君》《湘夫人》及曹植诗赋。到齐梁，文人更将潇湘视为咏叹爱情的题材，作者相继，皆为名篇。如沈约《八咏诗·夕行

① 张伟然：《文学中的地理意象》，《读书》2014年第10期。